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Mémoires de Guerre
Tome 2 L'Unité (1942-1944)

战争回忆录

(全三卷)

[法]夏尔·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著 陈焕章 译

II 统一

1942—194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战争回忆录

(全三卷)

Mémoires de Guerre

Tome 2 L'Unité (1942-1944)

[法]夏尔·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 著

陈焕章 / 译

统一

1942—194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译者前言

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是从他本人和法国的角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全书共分三卷：

第一卷名《召唤》，叙述的时间从 1940 年起，到 1942 年年中为止。

第二卷名《统一》，从 1942 年年中起，到 1944 年为止。

第三卷名《拯救》，从 1944 年 8 月起，到 1946 年 1 月止。

书中的描述，对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形势，特别是法国情况，有不少参考价值。

在第一卷中，戴高乐叙述了法国统治集团投降前后的一些情况和“自由法国”建立的经过。还以很多篇幅叙述了法国与英美的关系，特别是与英国的关系。

在《战争回忆录》中，戴高乐将军代表了虽然有过战败和投降历史，却仍不失其价值的一个真正的法国。该书以第一人称记述，以他本人的观点详细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将重点放在法兰西拒绝与敌人合作等主题上。

值得提及的是，戴高乐在本书中表达了他个人对共产主义、共产党、殖民地等问题的看法，相信读者会理解他的思考方式，正确把握上述问题。

本书译文承蒙尤懿同志做了必要的校订，谨表谢忱。



我是被一层浓雾包围了的领航人，
我相信，
如果我掌住舵，
终究会见到晴天的。……
召唤渐渐被人们听到了。
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统一终于实现了。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插 曲

战争第三年的春天，大局已定，一切就绪。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庞大的资源业已转变为战争力量。

040 第二章 悲 剧

1942年11月7日，美国和英国的广播电台整天反复广播：“罗伯特来了！罗伯特来了！”我听了，毫不犹疑地肯定“罗伯特”——墨菲的教名——是美军的代号，是用来同非洲的一些法国人联系的，他们在争取这些法国人的支援。这就是说，美国军队在北非开始登陆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得到了登陆的消息。

070 第三章 喜 剧

达尔朗之死，对于法国的统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应当善于利用这个影响。1942年12月25日，我在给吉罗将军的电报中指出：“阿尔及尔的暗杀事件是一个征兆和警告，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组织一个全国性政权。”

104 第四章 阿尔及尔

1943年5月30日中午，一架战斗法国飞机（机长是马尔米）把我送到布法利克机场。同机前来的有马西格里、菲利普、帕留斯基、比奥特、狄骚和沙尔·鲁等人。吉罗将军亲到机场欢迎，贾德鲁将军也来了。

150 第五章 政治

冬天近了。一切都显示着这是战争结束前最后的一个冬天。但是，巴黎将会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这个政权要做什么呢？这是人们思想中所存在的迫切想知道的一些问题。

188 第六章 外交

在一般的惯例下，外交只看现实。当我们失去力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感动人，但我们不能过问行政机关的事务。正在重新统一的法国，是有分量的，是轻视不得的。

245 第七章 战斗

当盟军进攻欧洲的时候，法兰西之剑是多么的短啊！在这样危急的关头，我们国家的武装力量还从来没有相对地减少到如此地步。为我们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人们，回忆起我国旧日的力量，不免无限悲哀。但是，我国军队的素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优良。

289 第八章 巴黎

四年来，巴黎一直是自由世界的一个痛点。突然间，它又变得有磁性了。当这个被囚禁、被麻醉的巨人似乎酣睡的时候，人们对它的不可想象的销声匿迹不闻不问。

第一章

插曲

战争第三年的春天，大局已定，一切就绪。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庞大的资源业已转变为战争力量。



战争第三年的春天，大局已定，一切就绪。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庞大的资源业已转变为战争力量。斯大林格勒战役证明苏联正在进行反攻。英国也在埃及重整旗鼓。战斗法国的力量在国内外都壮大起来了。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波兰、南斯拉夫、希腊人民的反抗已具有一定的军事意义。德国的势力则已成为强弩之末，意大利斗志低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都放弃了它们最后的幻想。西班牙和土耳其一直坚持中立。太平洋方面，日本的侵略已被阻遏，中国的抗战力量已经加强。所有这些都说明，盟国已不再处于挨打的地位，而要主动起来打击敌人了。在西线，正酝酿着一次大规模的攻势。

我觉得这一反攻的形势已经成熟。在受拥护的伙伴中我是相当孤立的，在富翁当中我是个穷鬼。在这种情况下，我满怀希望，但也万分忧虑，因为在未来的战斗核心中，无论如何总应该有法国。法国当前的关键问题，不仅是能不能把敌人赶出国土的问题，而且是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的问题。假使法国仍旧一蹶不振，它对自己的信心就会丧失殆尽，它的独立自主也就不存在了。它将从平静的海面不停地沉沦下去，从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相反的，如果它能在恢复统一的基础上东山再起，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只要这场悲剧——战争——结束时，法国仍是个交战国，而又团结在一个政权的周围，那么它的前途就有保障。

团结在什么样的政权周围呢？当然不是维希政权。在法国人民和全世界的面前，它是一个束手待毙的代表。不管它用什么客观理由为自己辩解，由于错误的严重程度，它无法完全推卸干净。当然，维希政权的某个权贵可能因为背弃这个政权而起过一时的作用。然而，任何人都看得出那种迟迟的后悔纯粹是一种投机。毫无疑问，一个伟大的军事领袖号召军队去英勇作战，他是会得到内心本来就有此种要求的职业军人的拥护的。但是这样的倡议在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不会使群众有任何改变。在法国的灾难中，群众再也不相信，也不希望那不久前由于失败而垮台的政治体系。最有代表性的人在这一点上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有些人参加了维希政权，许多人追随戴高乐，也有些人还抱着保留态度，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到那只破船^①上去掌舵。

但是，还有共产党。自从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后，它就以抗战旗手自居。它参加抗战，不惜损失，它准备了一个没有任何顾忌、没有任何分歧的组织，同时善于组织群众，因此它企图在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使自己成为保证某种秩序的有利因素。再说，欧洲最大的强国——苏联——不是给予被人轻视的法国以积极的援助吗？这样一来，共产党就试图在维希政权垮台之后，在法国取得统治权。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国家从另一方面获得了复兴，如果有一个民族政府在法国人的心中占了第一位，如果这个政府的领袖在胜利的光辉中突然出现在巴黎，那么共产党的这种打算就要落空。

这就是我的任务。在战争中重新改组法兰西，挽救法国于灭亡，使它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昨天有一小群法国人在战场上作战，就能够在当前局势下立足。明天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获得全国

^① 指战前的旧政权。

拥护和服从的中央权力。依我看来，在这关键阶段，并不是派几支军队到这里或那里去占领几块地盘，或只对民众歌唱它的伟大，而是应该把整个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反抗敌人，不管盟国如何，法国分裂得怎样可怕，我也要在我的周围把分裂的法国统一起来。

大家可以了解我是如何迫切地希望揭穿其中的秘密，即揭穿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这个阶段如何隐蔽他们的计划。事实上，决定一切的大权操在美国人手中，因为以后要依靠他们付出主要的力量。在华盛顿，总统、部长和高级官员都以盟国的领导者自居。这在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得十分露骨。在大不列颠，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军事基地、兵营驻有美国海陆空军的先头部队。伦敦的大街、商店、影院、酒馆都挤满了美国佬——毫无拘束的愣小子。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总司令，克拉克将军、斯塔克海军上将、斯帕兹将军分别指挥美国驻欧洲的陆海空军，在英国传统的陆军部、海军部、皇家空军的机关中充斥着美国参谋部整套的崭新机构。英国人，不管他们如何抑制自己，也不能掩盖自己在本国不能当家做主的悲伤，并且失去了两年来在战争中付出很大代价才发挥出的主导作用。

我看到，英国人盲目追随这些新来的美国人也不是没有疑虑的。当然在舆论方面，以及在领导当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许多不太满意这种从属地位的人。尤其是英国外交部，更是如此。可是“租借法案”沉重地压制着英国人独立奋发的情绪。丘吉尔本人，不管是从战略上或是从情感上，也只不过是充当“罗斯福的副官”罢了。因此，由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不能再发挥它的传统领导作用，四面环海但与大陆紧紧相连的英国又退居后位，这就预示着战后处理欧洲事务的前景不妙。

现在美国人在战略方面还是犹豫不决。两个不同的观念纠缠着罗斯福和他的顾问。美国在武装和组织起来，这种浩大的努力鼓舞

着全国上下，推动华盛顿准备一个迅速登陆的计划。此外，苏联人在德军的攻势压迫下已遭受重大伤亡和痛苦，他们大声疾呼，要求开辟“第二战场”。这种坚决的要求，使暗中怀疑莫斯科也许会背信弃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有了深刻的印象。不管美国首脑人物的计划怎样隐蔽，我们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正在准备行动，打算年底在法国至少要建立一个桥头堡。

美国的计划虽然很大胆，可是行动很谨慎。它想先在北非登陆，不得已时，就推迟在欧洲地区的大反攻。要从大西洋彼岸把军队调来投入战争，美国领袖们确实有很多疑惧。美国人在大战中打头阵，这还是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军才大批上阵，而且只是作为辅助力量、附属部队而已。毫无疑问，从1939年以来，美国就致力于建立一支头等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的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它可以不费力地把敌人送上来的所有战舰和飞机统统吃掉。可是，它那昨天还在萌芽阶段的陆军和空军还必须有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应付大规模的战斗。因此，尽管在马歇尔将军的推动下，许多师团成批地建立起来，刚竣工的五角大楼里还有人忧虑地怀疑，面对着德国国防军，这些仓促组织起来的军队、只受过简单训练的军官、拼凑起来的参谋机构，能不能有所作为。在战斗的前夕，人们都认为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特别是，英国人也不怎样急于冒进。他们被迫放弃了“领导者”的地位之后，认为胜利基本上已不属于他们，他们只想避免付出太大的代价。人们认为推迟大战役就有时间使美国武装力量成长，同时也可保存英国的实力。况且伦敦方面看到了美国军备的发展，预计盟国已取得的物质优势在1943年可以相当加强，而到1944年便可居于压倒的优势。再说，现在敌人在苏联战线上的消

耗日益严重，急于冒险有什么好处呢？冒险还可能重演敦刻尔克事件^①。另外，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对德国的轰炸，开始使德国工业遭到重大的破坏，同时德国空军已很少来袭击英国了。最后，美国货船和护航舰的参战解决了运输的问题。此外，伦敦的战略是在拖延政策之下特别指向地中海的，在那里保护它在埃及、阿拉伯国家、塞浦路斯、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等地所取得的阵地，并计划在利比亚、叙利亚、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地取得新的阵地。英国人就是力图使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攻势转向这个战区。

但是，华盛顿政府到底倾向先在法国登陆呢，还是先控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呢？选择不同，它对法国就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在第一种情况下，它立即需要法国的抵抗力量协助作战。虽然它假装表示怀疑，但是它不是不知道戴高乐将军会采取什么行动，因此必须给他准备一个位置。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就会重新回到美国国务院从1940年以来执行的计划：争取当地政权的合作而把戴高乐置于军事行动以外，保全北非。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盟友美国人对我们轮流采取这两种态度。

1942年5月末，美国人有接近我们的倾向。21日他们驻伦敦的好大使约翰·魏南特依照惯例同我会谈关于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进攻的远景、我国在这次进攻中所能起的直接作用、今后在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与盟国政府之间应建立的关系。6月1日应美国大使邀请，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艾登也在场，这说明英国人实际上想要参加会谈。6月29日艾登又单独同我谈到关于承认的事情，他以一个公正的中间人的身份交给我一份华盛顿政府提出的方案。第二天，普利文陪同我又与魏南特进行了一次会谈。在这期间，丘吉尔正在华盛顿讨论战略问题，他催促美国总统对我作出某些表面上的

^① 敦刻尔克是法国北部港口，1940年英军在此被德军包围后被迫撤回本国。

妥协。

这一切构成了7月9日美国国务院交给我的一份我事先同意各项条款的备忘录。按照备忘录，序言有“戴高乐将军高兴地读了备忘录”一语。文件中还声称：“美国政府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已在某些地区实行紧密合作……为了使这种合作更加有效，美国政府特派斯塔克海军上将为代表，负责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协商一切有关继续作战的问题……美国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为永久保持法国及其制度的传统精神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为此作出的努力……决定给予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一切军事援助和可能的支持（因为该委员会是法国反抗轴心国家的旗帜），这样就会更容易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

四天以后，英国人公开发表一项声明，扩大了他们和我们往来的基础。承认“自由法国运动以后改名为战斗法国”，7月13日英国政府承认“战斗法国就是各地团结起来与盟国协同作战、反抗共同敌人的法国人和法国领地的一个集合体……同时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在联合王国面前代表这些法国人和这些领地的利益”。如果这些话有一点意义，那就是这个声明至少意味着英国方面保证不妨碍我在法国及其转入战斗的海外各地行使权力。

其他行动和迹象都表明，盟国的意图变得对我们更有利了。7月14日，当我在伦敦检阅法国军队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斯塔克海军上将也来参加。同一天，艾登先生在国庆节广播中向法国人民祝贺，同时声明说：“我向你们讲话，并不是把你们当作朋友，而是当作盟国……由于戴高乐将军的果断，法国始终没有脱离战场……英国以希望和喜悦的心情看到法国人民抗战力量的成长……我们认为，使法国恢复它的伟大与独立，不仅是一个愿望，而且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不然的话，重建欧洲就不过是空想。”7月23日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又到了伦敦，这次他们要求同我见面。我

见到了他们，并见到了阿诺德、艾森豪威尔和斯塔克。在我们的会谈过程中，我向美国的将领们表明了我们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立场，法国国内外可能提供的协助，最后还有盟国为了实现它们和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所应具备的条件。

当然，我是主张从大不列颠向欧洲直接进攻的。任何其他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此外，对于法国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尽量缩短被蹂躏的时间，加速民族的统一，也就是说，要在法国本土进行战争。无疑的，维希当局可能继续屈服于德国人，但这样的话，它就会完全丧失它仅有的一点信用。侵略者也肯定会占领自由区。但是在一切分歧消弭之后，非洲的军队和海军也可能转来参战，同时在法国本土也会有很多人参加抗敌斗争。这就有可能把法国各种不同的势力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权，这样在国内将防止颠覆，在国外也将保证法国强有力的代表地位。

但还有一点，必须使盟国不再被赶下大海。我在同丘吉尔、艾登、魏南特、马歇尔等人交换意见时，我根据自己的见解计算了登陆所必需的兵力。我谈过以后又用书面写出：“根据我们的情报网提供的情报，德国人在法国的军队，随着时间的不同而达到 25 个、26 个或 27 个师。在德国，他们还可能有 15 个师。这就是说，盟国一开始就要和约 40 个师的敌兵作战。考虑到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军队的战斗经验不足，又考虑到敌人在陆地上预先部署的有利条件，一开始至少要有 50 个师，其中要有 6 至 7 个装甲师。另外，空军必须掌握压倒优势。如果攻势在今年秋季开始，德国人在深陷苏联境内的情况下很难把军队抽回来。此外，依照战斗法国的‘绿色计划’，盟国空军和法国抵抗运动的联合行动对敌人交通方面的破坏在法国境内将严重地阻碍德国后备军和物资的运输。”

我向盟国的将领说明，我们战斗法国人能够投入作战的先锋部队有：从近东调来的一个师、从法属赤道非洲抽调出来的一个混合

旅、几个突击部队和伞兵部队、四队空军、我们所掌握的一切军舰和商船。我在7月初就下达了必要的指示，要这些不同的部队随时准备，必要时实行转移。另外我预料到，法国一旦建立了桥头堡，我们的武装力量就会得到收复地区部分资源的补充。我估计在北非和西非可以成立约8个师、15个空军飞行队，同时在土伦、亚历山大、比塞大、卡萨布兰卡、达喀尔、法兰西堡，我们还有许多临时被冻结了的船只，只要经过几个星期的修复就行了，这样组成的部队将会愿意并且能够参加在意大利或我国地中海沿岸的第二个登陆战。最后，随着盟军在法国土地上的挺进，还可以以法国地下武装的成员为核心再建立第三支法国武装力量。7月21日，我向丘吉尔先生和马歇尔将军提出照会，并告知莫斯科，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法国可以提供何种军事协作，以及盟国可以提供何种武器和装备，我要求对此予以确认。

然而，很快就看出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愿意当年冒险在法国登陆。他们看中了北非，想把我们踢开。许多确凿的事实说明，美国人不愿意法国过问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事务。因此，一直到1941年春季我们和这些地区还保持着的联系，这时也被切断了，此后同这些地区就完全没有直接联系。我们派出的人员一直没有到达目的地，向我们发来的情报也一直收不到，突尼斯的布勒雅克上校、阿尔及利亚的路易兹唐、摩洛哥的雷朗上校以及弗兰克·布兰达诺等人的情报更是如此。很明显，在这问题上执行了华盛顿发出的命令的。但是通过许多转折，我们也同样知道了美国为寻求协作而在当地以及维希方面所作的努力。

我们也知道，美国大使馆、领事馆以及美国的情报部门在法国组织了一个所谓“特别行动”，主使人是美国驻阿尔及尔的总领事罗伯特·墨菲先生。墨菲先生是个聪明果断的人，很久以来在上层社会中就颇有名望；的确，他认为常跟他在城里吃饭的人就代表法

国。他在北非策划着协助美国登陆的阴谋。他同样企图在维希方面发动一次宫廷政变。因此墨菲先生首先支持从巴黎回来力图控制抵抗运动力量的劳兰第将军，以便对贝当施加压力，从而干预政府。人们问道：“那么，戴高乐呢？”他说：“好！我们赦免他吧！”另一方面，墨菲曾策动过魏刚左右的某些军官去诱导魏刚发动一次兵变以取代赖伐尔。最后因为劳兰第没有拉到人，魏刚也不愿意背叛贝当，墨菲先生只好与吉罗将军联系，吉罗是被俘后逃出来的，急于要再度投入战斗。墨菲认为，只要吉罗出现在非洲军面前，就可以使非洲军重新振作起来。

在我这一方面，我曾设法同吉罗将军建立联系。1942年5月，我就在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对吉罗将军表示友好的谈话。6—7月间，我的许多联络员一再去访问他，向他表示我希望同他合作。我很赏识这位伟大的领导人物。他在1940年指挥第7军时未能获得成功，以后，他临时被任命为正在溃败的第9军司令。在他有所建树以前，就被敌人包围和俘虏了。但是，人们可以想到，要是他在不同情况下放手去做，他是会进行复仇的，他这次英勇地从德国人的一个堡垒中逃出来，正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他要是参加抵抗运动，照我看来，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北非重新加入战斗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认为吉罗可以在这个转变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准备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帮助他，只要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能够对维希政权和外国态度明朗。当然，以后他能在解放战争中正式担任法国重新联合起来的军队总司令。这就是我对他的期望。不管怎样，我希望他对此有所表示，希望他私下里对那些两年来在前线抗战的人们表示敬意。可是他没有任何表示。我对吉罗将军做的争取工作所得到的答复只是一片沉默。但是，他对局外人说得很多，对我却保持缄默，于是我很快掌握了他的思想情况。

对他说来，只有军事方面的问题。有一支强大的法国武装力量